

于湖居士文集

十一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五



尺牘

代摠得居士上相府

某一介遲莫流落田野去歲一拜光範披
露愚衷即蒙其官特達恩遇付以郡寄闕
期甫及某敢以病自列亟請祠祿屬者又
蒙相公起之閑散復畀守符拜命周章不
敢辭避仰惟相公光輔聖神默運天緯海
內善類悉歸範圍元功溥博隨物賦形坏
治一陶固無難事獨某孤畸齟齬過軫眷

三十三

于湖三十五

庚

慈委曲生成倍勞造化始終收拾不待禱
祈某豈有才智術業動公相哉直以其手
足虧折家事狼狽憂患摧傷其窮已甚姑
欲假此一官奪之於寒餓之水火此賜大
矣重念某家世歷陽兵火之後未嘗輕去
墳墓昨者山陽之命雖爲佳郡然空道從
出使傳往來某憂患薰心難堪委寄而松
楸姻戚又有淮東西之岨焉今茲寢丘在
他人得之或以爲遠特與某鄉黨氣俗相
去甚近頃伯氏初登科第靖康倅擾攝尉

期思某也今懷太守章臨之豈不甚寵且
祿優足以仁族事簡足以養痾使其自謀
不過如此感恩荷德負戴靡勝惟當激勵
綿薄旦旦惟念布宣 主上德澤廣相公
惠養黎元輯和封疆之意事有可爲敢愛
軀命伏乞鈞察

其之子孝祥伏蒙相公矜憐成就擢侍殿
翊復承闕貟贊兼書命一緣鈞造不出他
門孝祥愚鄙稚騃何以堪此寵榮然某早
聞祖考之訓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奉以周
三九十四
旋罔敢失墜謹當夙夜訓飭使仰報 君
相簡擢非常之恩皎然此心有死無易

陳太博

某伏蒙太博貺以緘翰駢儼之文語新意
工抑其也不足以辱此執事者姑欲借鳥
有先生東都主人以發其辭耳又惟疇昔
相從則世俗之禮宜不必講乃今不然豈
外之耶不敢效尤輒具幅紙即日燕居多
暇台候定復何如某何者敢冒清切之除
游揚之助洪矣竊惟執事閑逸許久以有

用之才而袖手旁觀人謂斯何北門西掖行有寵除頃戒諭山陽書適家君丐外祠故不果遣而來介亦復不取回訊亟去長者尚亮之否聞開門受徒橫經問疑者日益可勝欽嘆能推其餘以誨之幸也

董守

廣陵自昔豪華兵革之後瘡痍未復主上顧憂謀帥甚艱夫欲翼蔽淮甸安集流逋疆場輯睦而威令自嚴使傳周旋而趣辦不擾非執事尚誰望哉自聞十乘啓行

二十六

全湖三十五

三

日欲具書問左右因循未果記室先之辭義燦然深佩隆謙可量愧感薄遽占謝未究所懷

蘇倅

某晚學備數西省已劇超踰之媿偶茲乏使又俾兼攝贊書恐懼怵惕亡以自容所冀因來有以誨之迺今不然甚失望也正學博識當在本朝久茲回翔士論甚鬱敢乞益護眠食以湏三節之行

明守趙敷文

某頃寓居鄆郭餘十年王母馮夫人歿葬
西山皇妣孫夫人以婦從姑而世父待制
公季父莆田丞公以子從母皆葬其下故
家視四明猶鄉里執事以慈惠之師有來
作牧布宣德意使田野按堵民物康阜則
死者有知抑將滲漉膏澤安於地下惟公
念之

歐公書豈惟翰墨之妙而辭嚴義正千載
之下見者興起某何足以辱公此賜也哉
而又先正所藏印色猶新輟公秘笈尤所

卷五十八

全蜀三十五

四

支

懷感 與宣城守

屬者伏承報政輔郡易鎮大府遴選之久
及茲成命旣敘士大夫雜然謂宜而某獨
有歎也夫道德高一世文章追在昔而徒
以良二千石視之使狹厥施于一州將若
之何宛陵於今最郡涪公八十字蓋圖經
也儻未即來覲暇日徜羊詠歌真有足樂
者幸少安之

嚴守朱新仲

某比者還便奉真帖并石刻二詩龍溪序
引既再拜欽誦斯文之妙三復卒業又再
拜曰某何者而先生乃欲教誨收拾甚惠
而今而後知不肖之身猶可自置於大君
子之門其不忍棄捐如此也即日春事已
晚不審坐觀事物之變台候何如某爲養
竊祿了無可言何當侍前少承耆德之緒
論引望齋閣卷卷何極

某春晚嘗具記謝石刻序引之賜蓋委一
親戚行其人自臨安取間道入閩未嘗至

三月二十一

三月二十一

五

癸

大府以故其書不達復以見歸伏念某鄉
里晚出而於事先生長者之禮其略如此
則某旣無可言者然猶自列云云者萬有
一先生尚察其無它而恕之也即日不審
台候何如經綸德業歛之一州使年穀婁
豐閭里安阜者固哲人之細事耳某轍愚
不學資淺齒少而今茲除授乃先衆俊朝
夕惴懼先生不憐而教之復被褒借之辭
謹再拜辭避不敢當也日俟召還以旣願
見之慄敢乞視時崇護即膺三節之行

某皇恐死罪敢言之惟先生哀憐幸聽某
伯父凡三人長尚書次嘗得官矣建炎倅
擾尚書奉大母馮夫人渡江諸弟悉從次
伯父旣娶獨顧松楸不忍去以死惟餘一
女於某姊也馮夫人以其無父母愛異它
孫嫁嚴陵朱氏有子曰俊乂馮夫人屬纊
時謂尚書曰吾憐二十九無孫汝異時能
官其外孫吾不恨矣二十九蓋次伯父行
也紹興二十五年伯父舍其子而官俊乂
用馮夫人治命以爲已外生而任之命下

三十二

平湖三十二

下

庚

而俊乂之父死今終喪矣而其家日貧困
俊乂大母無恙內外數十口寡姊以書抵
某言狀某欲盡取以來則寡姊義無委姑
而去欲周之則不給朝夕思之莫知所以
爲計伏念先生爲之師帥使境內有一夫
失所者先生任以爲已責况此十口嗷嗷
飢餓瀕死先生不知之則已苟知之豈不
惻然動心也哉故敢冒布腹心伏惟先生
施大惠於不報之地或有所謂醯局者月
得二三十千使俊乂託其名而食其祿以

養其重親以活其兄弟姊妹以緩其旦夕
溝壑之憂以紓手足之念則先生所以惠
某者孰大於是

某伏蒙寵頒四公遺帖墨本語意真切字
畫勁正可以想見當時風俗之厚先生刻
之樂石以表章之其於學士大夫惠矣而
某遂拜賜尤極欣荷也

某晚學叨恩以榮爲懼所冀肯賜某以言
使其朝夕服膺周旋不失其身而今茲溢
於牋牘者顧非某疇昔之望休惕移日伏
乞自惟念豈不肖蒙陋不足以辱進於君子
之列而當世巨公不屑教誨之也耶不然
願有以賜之也

明守姜祕監

祕監名德之重學士大夫東鄉馳心日日
而望曰庶乎公之來歸式是百辟吾輩之
士有所因倚典章禮文有所訂正乃今猶
未何也伏惟詔追近在朝夕敢以私告
某伏自念今世先達巨公收拾寒畯哀窮
悼屈者莫如門下故有微艱敢冒言之郭

世模者自斗角相從閔達辯智溢于文辭
蓋嘗慕用屈馬平時議論不苟志趣超邁
竊謂宜在門下士之列世模來都干祿且
二年不肯一扣鼎貴人乃不憚重江之阻
願走下風世模之志勤矣誠恐不能自徹
請於某以書先焉某亦惟祕監未得斯士
故敢遂以爲門下獻世模字從範晉人

姜叔永

某有一士度叔永必喜與之游請言之晉
人郭從範者今年三十能詩文呂居仁曾

二十九

潤三五

支

吉甫諸老先生至忘年目之爲小友年益
長文益奇疏爽俊特氣槩凜然可畏也僕
童卽與之同硯席相從十五年如一日盃
觴流行十紙立就清婉精緻若宿造者蓋
於文無所不能而又敏妙來中都調官再
歲未有得深慕祕監亦惟公父子平時所
以取士折從範決不遺雖微某之言亦將
以爲上客凡其人之可不可某不敢重言
惟叔永自知之亦不敢以交游之舊而欺
門下也

紹興王與道

某伏承尚書以八座舊德內閣隆名出節
建牙徃殿東道雖老成贊去搢紳貪戀然
藩屏強固王室益尊某誤叨恩除屬有謁
制不果躬造門闈敢謂謙光猥賜降臨感
懼交并無所容措尚期朝著獲望羽儀少
叙愚悃謹此仰布下執事

台守沈德和

獻歲發春共惟開府云初神扶斯文台候
萬福伏念江干一見請辭拳拳戀德厥明

三函十三

平湖集三十五

將再造詣拜所賜教則舟馭旣凌江矣丹
丘赤城今號輔郡蓬萊雲物仙聖之所出
沒可以朝夕賓接祕監以當世名德均逸
剖符儒者之榮何以逾此顧如公宜在本
朝潤色王度不應待奏最而歸耳即日某
爲養苟祿無可言者日佇召還敢乞視時
珍護眠食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六

尺牘

與池州守周尚書

某獨學寡聞涉道甚淺願從當世先生長者受業解惑發其蔽蒙尚書宗工鉅儒爲薦紳師表一經品題便作佳士某竊懷執鞭之慕寔自稚齒有志莫遂曠茲歲年引向^{立三}下風此誠難喻

尚書德宇純粹道心精微古學淵奧包羅象數之表辯知宏達超軼英豪之右入侍帷幄出分顧憂名績隱然聞者爲起願聞明制趣還廟堂增重本朝華夷震疊幸甚某晚出寒鄉叨陪諸彥爲郎滿歲躡侍殿均此皆先達耆儕過聽妄庸褒借吹噓而上聞也惟是獻納責隆大懼無以稱塞盛指苟未棄捐有以教詔使免于戾敢以請某自聞尚書舟虞出峽建牙江表日欲具一紙書問左右是致疇昔景慕之慄敢意謙尊先垂雲體軒昂滿幅若接光塵而傾意氣拜嘉周章弗獲辭避有愧而已還使

匆匆萬不及一

與廣帥蘇龍圖

惟黃州之後奕世載德執事又以文行政
術爲名公卿番禺以南華戎錯居蕩以鉅
海持節作鎮未閱歲年威憺島夷琛賈充
溢颶霧屏息人無疾癘勲績之茂當有殊
賞願觀三接之寵抒所蓄積以補遺闕亦
使故國喬木之望增重本朝幸也某拜謁
未期敢以崇養爲請

與廣憲

二二五

全湘三十六

某傾聽中朝薦紳之言獨嶺南去國數千
里奉使有指乃屬執事上無復有憂矣某
願見君子請所以養士民之術其路無由
伏惟治績之美諸公當有裏言尺一召還
遂將承接

荅吳子仁

某辭奉光塵坐彌歲月歸鄉盛德勞於夢
想獨因循少暇只尺之書不時登於師門
敢謂謙隆賜以翰墨慰薦華寵甚非門人
弟子所宜蒙被辭讓弗獲盤辟踧踖有愧

而已伏蘄幸察

某晚出寒鄉首蒙中書舍人先生收賓門
牆待以國士今茲誤叨朝選躡據要津寔
執事者爲之權輿共惟此恩何以圖報惟
當金石一心期不累知已爾

先生德業之盛固不待稱贊置之左右誰
曰不宜而曠日于此徜徉間居雖高懷曠
達觀物之初不以用捨繫心然使天子不
盡得賢烏乎可哉伏惟廟論當有裏言吾
黨之士旦旦而望

荅呂教授

遠赴濠梁已臨魯頽諸儒得明師斯道有
託甚善同年兄德履純固學問淵博正宜
師表膠庠遺之諸侯非所稱也廟堂當有
裏言願少俟之

遠遣書尺撫存甚渥仰認眷意之厚然有
疑也同年義均兄弟不當雙緘四六語寵
則寵矣情則甚踈豈少誤耶不敢效尤輒
自削去非簡也惟深亮此意

荅范司戶

捐書甚寵非所當受又惟晚學冒進來教
以頌不以規大非疇昔冀望於同年者藏
去悚仄而已秋氣高潔伏惟坐曹清暇體
中勝常某出寒鄉寂寥之濱濫超衆雋寔
自知其不可而公朝乃以備史官之闕朝
夕惴惴非朋舊推揚之過有是哉伏紙無
任愧惕

荅樊憲

恭以學造聖涯文傳正法所宜在上左右
抒發嘉猷以輔教化奉使遠方輿議誠鬱

音不二六

全湘三十六

四

文

願聞明詔入踐禁嚴吾道幸甚

某晚出寒鄉叨陪諸彥爲郎蒲歲躡侍殿
坳茲蓋先生長者獎與延譽轉而上聞訖
用繯此第獨學孤陋誤當獻納之地亟辭
弗獲震悸靡寧尚惟大雅豈弟博約後來
有以教之幸甚

間者閑焉不奉書記敢意謙勤委以翰墨
粲然黼黻增貴陋質寵則寵矣稱塞謂何
不腆之辭少陳愚贊非敢言報也

荅衢州陳守

某敢冒言之公之屬縣吏喻其姓者子才
尚書郎之子子才與家君游相好也某爲
郎時子才爲同舍不以某不肖忘年顧接
又好也今其子以薦及格當詣考功誠恐
吏持微文濡滯其行望賢史君哀憐之俾
以時受代子才老矣舐犢之念切人誰無
子惟賢史君哀憐之僭越恐懼

與冀伯英

伯英有志于學其始也正然僕於伯英厚
有一言願以獻也夫學如積水其積愈深
三十二
則其流愈遠若曰我如是是亦足矣吾恐
溝澗之盈其涸可待也吾里有子史子伯
英盍從而問之

荅元簿

某與公別閱再歲亦聞至涇既久念遣一
書致殷勤不可得也委教先之陳義甚偉
禮文繁縟施之他人可也而僕與公將安
取此哉愧感不勝言高才正學又輔之以
家傳沉涵停蓄益大以肆少湏俟之即有
褒擢矣

某百無一有忽躡據英游馳騖之地譬如
宴人無故而得千金鮮有不作奇祟者得
深卿書意甚憐而教之乃溢于牋牘者皆
頌而不規深卿猶爾他人尚安望耶不敢
當別駕先生才一再見今已揚旌東上安
問必絡繹于塗也所甚喜者又識少公所
甚恨者深卿在焉耳

與淮漕

某官以清介律百吏以忠厚恤祥刑推布
德澤敷錫黎庶列城幸矣顧舊德宿望上
所倚汪宜朝夕左右論思獻納某備數于
茲猶得瞻風采於朝廷也

與舒州王守

龍舒兩淮名鎮治道清淨民以寧壹甚盛
德也惟梗亮之操純茂之氣薦紳仰爲儀
表當還本朝增重形勢歛惠一州非其所
耳佇慶三節之行賓客之舊當先衆人候
見於國門外矣

與淮東吳漕

某輒有白事海陵從事晏鼎元憲之世尚

書之姪篤於節義守其家法賢矣久罹憂患甫得此官而遇明使者當路以身受察幸也惟執事激濁揚清賢不肖無所隱亦惟部有此士似未可以衆人視之也某未見君子敢冒言之罪且安辭

與王越帥

某皇元戎軍府一水耳繫官于朝莫覩橐
兜鞬纛威儀之盛馳神而已春氣漸融伏
惟藩屏王室談笑有餘台候萬福東人受
賜日益深厚宣室思賢滋切廟堂俱有裏
三月三十六
言趣召來歸匪朝伊夕敢願保綏至和以
俟三節之行幸甚

某敢有白事忠州文學江蹈雅有學行齟
齶不偶眵昏頭白僅得攝官去冬自三衢
徒步入關已參吏部選亦嘗奉祠太一矣
適嗣歲多休假待命兩月部中乃告示湏
由本貫州縣次第保明方應格法勢極狼
狽謹取其錄白一宗文書拜呈敢望台慈
亟賜報發庶使羈旅得免滯留一官得調
皆門下之賜也其人勅牒已經部中驗視

去介不敢附託併蘄台照

荅劉司戶

甲戌期集纔一再見廣衆不容接款旋各
引去于今悵然初亦不知安所居調何官
也故尺紙不至左右慕用之誠何自見哉
高義絕倫遠貺翰墨反復把玩若握手相
勞苦喜可量耶獨謹厥藏永以爲好
元實之文行不當爲諸侯客豈天欲厚所
養而遭其進耶潯陽江山追尋昔人感槩
處政自可以資弄筆亦何有不快於一出
十六
入息頃哉願少遲之當有爲元實稱於朝
十六
者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七

尺牘

董總領

革

某伏蒙損教華寵仰荷眷予三復感著京
口重鎮宿師如雲恩威流行形勢增雄賢
於長城遠矣惟是潛藩舊賓未登侍從者
執事等一二人耳此豈久于外寄哉况茲
明試備著勲績所當褒擢爲奉使典州之勸
又非獨以恩舊用也式遄其歸副此羣溪

虞并父

于湖集三十七

卷三十七

某自甲戌期集一見君子即爲萬里之間
雖聲迹差池貌不相聞然意氣相傾殆若
朝夕與游處者再來中都多見蜀士談道
文行器識之偉且言渠州之政爲西南二
千石最念當何時見之居悒悒也屬聞大
臣論薦于上有詔徵還旦旦以望舟虞之
臨期與朝士大夫爭先快覩旣審至國門
復以微恙滯留欲遣問訊因循未果昨在
掖垣知賜對有日方喜神明清復對駁寵
靈忽奉誨告陳義溫密褒稱過情某拜嘉

不獲辭有愧而已凡蜀之士文德名世者
自漢以來何代無之本朝獨盛頻年尤輩
出而吾同年兄又蜀人甲乙推者伏想發
揮遠猷克合上旨遂躋清切某托契不薄
與有光焉謁制是縻無緣造請朝路解后
瞻際有懷併湏面致

張大監

歲晏苦寒共惟神扶偉榦台候萬福伏念
某二年中都數獲款侍仰蒙篤宗盟之契
獎予非它人比感激恩義銘鏤不忘大監
平湖集三十二

尊翁以老成舊德儀刑本朝乃慕從赤松
子游褰裳去之寓直祕府均逸閑館高名
全節照耀宇內惜乎上東門外祖席不張
洛陽丹青未傳繪筆爲闕文也豈諸公貴
人欲挽留行軒未遽許遂終然之志姑以
是致意也耶一自請違已再旬浹尊信道
德卷卷蚤莫即日某錄錄官下爲養苟祿
無可言也日望詔起慰此溪佇

代摠得居士回張推官

某承喻宗盟深悉雅意其家世歷陽之東

鄙自先祖始易農爲儒或云唐末遠祖自若湖徙家蓋文昌之後文昌諱籍見於唐書烏江人也紹興初某官學貢中拜識司勲以先人與司勳有鄉里學校之舊寔是父執也遂拜司勳視拜叔父之禮亦猶曲江通燕公之譜系云爾茲承嘉命敢不奉以周旋也

胡帥

屬者公在新安嘗因還使寓一紙書異時公易鎮淝水某家在歷陽於公爲部中民卷之三乃未能奏記典籤先辱下教以感以媿耶日不審卧護邊璣天相忠勞台候動止萬福孝肅公一代偉人名蓋夷虜其忠言嘉謨既已行之當時補袞職而起民病遺藁所傳又當使凡爲士大夫者家有而日見之乃今先生所以發揮之意有在於是於名教甚惠某亦與拜賜幸矣編修所載王定國甲申雜記一事寔某錄以遺潘思濟恐欲知也先生政聲流聞行矣召歸更乞視時節宣垂副傾禱

淮西吳漕

某側聞鄉里耆舊誦說執事之政嚴而不
苛寬而不弛吏畏民愛從容辦治某愚不
知古不知西京所謂循吏定能如此否屬
者朝廷深知歷陽治行謂此兩淮凋弊之
民欲拊摩生聚之必得豈弟慈祥如門下
者朝廷取二千石高第趣建外臺俾專刺
舉昔之聯壤地者今受察下執事簡注深
矣伏惟君侯推所以惠歷陽者惠兩淮之
民又將以惠兩淮者惠天下天下幸甚昔
于湖集三十二

者某是部中受賜一人之數今猶昔也伏
惟執事尚終芘之大人家毗陵以私幹贊
至某官下謹自具啓狀

某比承擢自守藩將漕兩淮惟茲西州久
孚惠政不勞設施坐以無事某也託芝蘭
之契脩桑梓之恭嘗附啓緘少陳贊喜今
計關徵矣

某晚出寒鄉誤蒙拔擢爲郎滿歲遽躡殿
砌寔緊推揚僥寵訖用臻此辭不獲命跋
蹭靡遑重勤賜教禮文繁縟益深感著薄

遽占謝未盡萬一

淮鄉百戰之餘雖朝廷委曲調護然瘡痍迄未平也矧茲歲雨暘不時農末俱病夫欲輕徭薄賦振廩勸分布宣寬大之恩類非俗吏所能非執事尚誰望也仰恃末照輒敢肆言亦明使者周爰咨諭之意乎恐懼而已

蔣烏江

家君頃掾海邦寔獲事先公莫府又從公家諸父游甚厚小人於門闈不爲無事契謂三十二王乞也平昔未遂識面而今茲乃得公爲吾父母國之宰抑何幸耶方念遣書竟先委教意親禮縛非所宜得感愧而已

烏江罹頃歲寇盜視它縣尤酷遺民當平時百一二歲輸王官才吳中中人一家產而往者置吏數不良更侵漁之益不聊生矣天其或者否極則泰而執事寔來下車屬爾而仁聲義氣已敷與旁薄於百里之內可賀也上方深詔中外舉縣令之最以勸願執事勉之而已無替其初勿謂烏江

遠而有不聞幸甚

某比得家君書具道長者調護之意甚厚
感著亡斂政成事簡亦復有追游之樂否
項亭面山枕江四時風煙皆可以寓目若
湖渺漫百里方舟載酒不減水鄉勝處異
時民與官不相安則此地皆愁嘆呻吟之
迹今日賢令尹過之何往不宜也

與黃監廟

某昨者伏蒙某官不鄙夷之臨顧甚寵且
獲略聞議論之英發感服亡喻奉告又教
二言二
三湖三十一
六
以藥石益用歎仰蓋某以爲旦莫之憂者
惟執事同之武陵始不知其悍驕如是退
乃得其顛末方此料理則諫省旣奏疏矣
勢當復更定也未遽西去否儻尚再見何
喜如之侍傍願致下悃此紙勿以示餘子
甚幸

定海趙丞

某每聞親庭稱賢得之仲父尤詳也中間
來朝蒙訪尋適以齋祭不得一見至今歉
然遡風長懷有辭莫謝旣辱鄉里末契而

舍弟復得聯姻魏公侍郎之家益托餘光
喜可知也承已及瓜行且代歸何當此來
冀遂款密區區併湏傾盡

高應辰

某寒鄉晚出內視歎然不知何以受知丞
相而驟茲特達成就之共惟此恩不可論
三十五報不可稱載意者七兄以某辱在末契愛
忘其醜侍坐之間嘗借餘論有以薦進也
自冒恩除粵今由昔恐懼跋蹠又不果詣
光範稟謝長者乃貽書問勞益用慚感伏
三十六念不獲命也已將終始覆護之者舍師門
尚安歸耶應辰念之

李文授

某欽服參政名德師表一世家法脩明昆
令季彊而執事好學自立又八龍之無雙
者也蓋欲納交未敢耳昨從範道左右過
相推與頗傾意氣某何自得此感槩不忘
也屬有謁制無緣造門休沐之日願賜臨
焉

監司

主上獎用仁術敷求民瘼故出節遣使循行郡國吏自二千石咸受察焉執事以通才正學肅將明命宣上德紓下情海山幽阻之民如在輦轂嗣聞賞最趣還漢京發所蓄積以裨遺忘幸甚

某寒鄉晚出獨學寡聞備數省闡日虞顚躡敢圖誤寵擢寘殿坳靡獲貌辭若爲稱塞伏惟門下旣已委曲推與訖用臻此復當藥石傾盡俾免于戾幸也

某伏蒙遠遣騎吏馳貺書牒辭采絢麗旨

三十二

平湖三十二

趣粹密溫其如德範之美使人意消矣獨愛忘其醜寢稱過情藐然陋質豈堪黼黻愧感無以諭謝也

帥臣

長樂軍府之盛甲於諸鎮地以古雄寄以遠重某官橐兜戟纛長茲成師兵政整暇治道清淨隱然金湯夷夏震疊佇觀疇庸歸侍帷幄不振賢業益尊主威幸甚幸甚

謝景思

屬者某官會朝漢京奉萬年之觴某數望

見於殿門雖接侍闈踈然一瞻德範固使人意消矣使節還臺坐閱弦晦寤寐緒風

西鄉獨寫

某始學操筆時侍御者固以文章議論爲英俊稱首翹翔中都風采暴然今爾許時矣而猶爲此官可爲永嘆上方兼覽賢豪追錄勲舊人門並用非公誰宜行有裏言也

某待罪省闈日增愧懼豈期假寵躡侍殿坳此必諸公長者游談過助轉而上聞故

有是也第獨學寡陋而冒論思之職將何以稱塞明詔惟無遐心而有以告之又幸也

某伏蒙遣騎馳貺華纖粲然黼黻下賁辱懦斯榮也祗以重其愧也不腆之文謹以薦意匪敢爲報願賜觀焉

趙南安

執事以諸王孫與寒俊角逐取科第赴事功今五十年矣而猶爲二千石公論稱屈時方急賢公卿薦引無虛日即有裏言也

茲承積闇闕賜三品服章服與德對是可
貴也無緣叙慶但切馳情

妙喜

賢上人歸具書因循久不嗣問瞻仰良極
即日不審何如伏惟於慈悲願海爲大津
梁清涼寶山散甘露雨有識無識隨見隨
聞悉皆濟度悉皆解脫弟子無緣頂禮徒
勤善頌謹狀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七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八

尺牘

左相送御書獎諭

某微賤不肖早上升輒冒齋斧之誅敢以獎
喻石刻爲請重蒙其官恩慈下及即日分
賜共惟 聖君袞字之褒所以發揮元宰
天人精粹之學昭示萬世某何者迺於私
家獲藏別本榮光焜耀里巷增輝即容躬
詣釣屏叙謝仰祈釣照

左舉善

二十六

于湖集三十八

先生在西湖煙雨中與南北兩隣顏晤語
而小人坐塵海此仙凡殊途也猶且寄聲
相勞苦此意豈可忘哉明若得暇當走隱
居又湏遣西子濃抹而迎前復淡粧則難
行矣

汪季通

辭奉名誨坐閱歲時瞻遡卷卷有懷莫寫
浙河東西可朝發而夕還也書勝闕然夫
復何托獨相與傾意氣則固若同席接膝
之密頗亮此意否

季通人物學術當亟登館閣而猶爲此官
豈天將厚其所養故遲之耶退食雍容專
意已事涵泓演迤不可涯涘使人望而歎
耳

某蒙示書辭甚厚第牋啓過禮未敢祗命
同年義均兄弟而復有此耶豈如上林子
虛姑藉此騁辭乎不然則繆敬而欲其諫
耳某不敢効執事之失輒自削去非簡也
自茲仍望以幅紙爲約

都吏部賢知賢也某豈敢開薦口姑欲贊
全蜀集三十八

都公得士繼此當作記累左右

張侍郎

侍郎自布衣以道德文章師表天下又卓
然以公輔之望歸先生者餘三十年矣大
而不容身婁挫而道益伸今雖里門宴居
朝野善類恃公以爲主盟敢乞精護寢興

垂副蘄鄉

某童無所識皎然此心願以身自託於門
下庶幾不爲小人之歸惟古者弟子所以
承師之義未嘗以書傳也今乃一再拜教

溢于牋翰顧皆非其所宜得於先生者蓋未嘗承顏接辭則宜先生之不知某也先生儻有收拾之意繼今以往請受命磨勘謹馳納初欲就此積闕再下朝奉郎旣料理矣而來使踵門云先生今受告當以表謝索此書亟某不敢復留文書復來願以見諉也

興國章守

某皇恐春夏之間使者會朝漢京某數以望見爲快彌時曠於馳問坐有傾遡所臨遠在江表介於大都隱然爲長雄者以人重也方今急賢計有裏言惟冀崇衛以湏召節

吳尉

某獲與春卿同登科第又得從執事游雖未暇朝夕晤言然意氣相傾則如平生驩矣瑰偉之辭永以爲好時一把玩如見德人也何當再集遡風獨寫執事潛心正學志其遠大至於翰墨餘事猶超軼絕塵如此真吾黨之士所敬畏者

而損書云云猥相俎豆大過所望又不敢辭有愧而已匆匆脩報言不盡意

臧宰

洪左史於人謹許可獨稱執事之賢不容口士大夫夥來者又皆道撫字慈惠之美願托從游久矣何當胥會遡風獨寫朝廷方留意縣六百石戒飭奉使兌州使以最聞有如治行正當舉以應詔何尚未聞也

張仲固

三言二二

平湖三十八

四

足仁

某昨者公在寶婺一書往來久不嗣音但有愧悵某踈遠忽蒙恩除躡據通津此鼓鐘饗鷄鷓也豈平生故人揄揚過實轉而上聞耶貽書甚寵尤見交游相予之意獨以頌不以規非所望耳薄遽未盡謝意伏惟恕察
大資政歸老于家子弟固將寵焉矧某官學行志業自爲羣儒稱首儒先學宿皆所推讓其擢用固無疑矣而召節尚稽所未諭也

代摠得居士與魏彥誠

某請違德誼欲忘歲月昨者執事初還位
著馳書贊喜伏蒙報教所以崇篤眷撫之
意溢于牋牘區區感銘屬鼠輩聚寇光黃
之間被旨督捕孟冬首途此月旣望乃歸
坐此踈於嗣間顧尊鄉之心則不然也伏
冀垂察

主上深念淮墍之民生聚教訓有年數矣
而疲瘵之俗迄今未蘇乃眷比顧以執事
專刺舉撫綏之任伏惟開濟之資追紹前
平湖集三十八
輩豈弟之政爲時吏師歛而施之一方直
餘事耳而某也迺得分末光丐餘潤以免
於戾其何幸如之伏惟財幸

徐給事

某皇恐死罪因循遂踈問訊但得之往來
之人先生旣遂雅志意况益佳微恙滋以
平復父子相視喜慰抃躍一再從養正書
中獲聞動靜尤以釋懷即日秋氣淒厲恭
惟宴坐觀物神扶耆壽台候萬福天子傾
心以湏大老引疾婁辭迄遂掛冠之高樞

極久虛人望彌屬願臻六氣之和以俟黃
麻之告也某爲郡旣無善狀而水灾橫被
數州一目千里飢民不溝壑即爲盜必矣
控請于朝乞閣官稅旣荷恩許但常平帑
廩已竭仰哺之人無數去麥秋甚遠其將
何以濟此也邊報無它吳中亦復缺秋田
之望柰何親庭已自具書侍見未期伏乞
導迎鴻祉倚湏枋用

賀參政

仲冬之月嘗具劄子仰干鈞聽負罪屏處

〔二二〕

〔全湘集三十八〕

六

不敢時以姓名自達惟是區區尊依盛德
慕用恩紀朝夕于心未始間斷歲律行盡
恭惟旄麾在道天相忠賢鈞候動止萬福
參政先生全名高節照映夷夏揚歷三朝
聖天子深所倚賴肆放明命徃聘殊鄰將
使中原遺老瞻望馬首益堅思宋之心天
下幸甚某出入門闈積有年數獨恨不得
充僕從效奔走引睇行府神爽飛馳政此
苦寒敢乞爲宗社生靈加衛啓處亟聽來
歸大人昨蒙朝廷委捕黃賊今遂擒馘而

歸但日來所聞北耗政爾紛紛伏想廟筭
自定應之有餘某官歸期必在三月載筆
爲誰或云曾中躬亦在行途中可以陪燕
譚也子雲近嘗得書嘗至舟次迎拜否

徐左司

某自頃拜書候使節之歸旋即侍親來宣
城異縣客寄憂虞萬端杜門不敢與人事
接是故久踈遣問忽拜真帖之貺疊疊數
百千言駢珠疊璧寔人之所未識又得之
於留落放廢衆人躡藉之餘有懷感著當

三言六

三湖三十八

七

处仁

如何哉麥秋欲晴旣晴輒雨不審去天尺
五台倏起居復何如伏惟參釐萬微嘉政美
澤陰被宇內宜有福祥來相君子某屏迹
諸況如前所云但得水菽足以養親藜藿
足以蓄妻子無諸病則已官屋雖敝然某
遂假以爲逐臣之居恐復有以爲罪者環
視茫然不知所計長者將何以教之也彌
綸中臺亦旣更歲華問休暢善類引望大
用猶稽此何爲耶吾儕小人尤日日以冀
也長公浙西之除直爲歸覲之階耳方丈

比得書手足之戚殊不能堪畿右之行得
免長者必賜調護也瞻望雲霄邈然未有
侍見之日仰乞爲斯文崇養亟聞除目之

播

某鄉來奏記已而郵筒拜初冬所下教政
以大人去官因循不辦治報愧惕漠北之
還聞諸道涂長者盡得其要領以復于上
伏想廟論必已制勝於萬全然則在我之
策孰爲之先耶徃者大人効官邊鄙二年
其父虜之情僞知之爲詳婁以所見聞於

三言三十

平湖三十人

八

及午

朝獨以疎遠不賜省察耳今茲放逐尚口
乃窮豈敢復有云也諸賢輻湊來廷強國
尊主真成餘事如某輩得一廛躬耕自食
其力父子團樂畢命丘樊它何敢知耶伏
惟長者尚憐其情而照之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八

